



亚运回响

东现场 · 东看台 · 东视角
东体特别报道



亚运手记

【佳时赛】

特派记者 薛思佳 发自东京

回到游泳池 重返小辰光

受第25号台风“杜鹃”的影响,让整个日本的新干线陷入一种瘫痪的状态,也延缓了我抵达东京的脚步,所幸中国游泳健儿的夺金势头并没有因此而减缓。

前三个游泳比赛日,中国游泳队一共斩获15金7银6铜,多人多次打破赛会纪录和亚洲纪录,让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一次又一次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奏响。

站在泳池边的混采区,熟悉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,不同于观众印象里刺鼻的味道,这是游泳人最熟悉的专属气息。作为常年深耕篮球赛道的体育记者,我鲜有报道游泳比赛的经验。而这份亲切感,来自孩童时代四五年的游泳训练经历。时隔多年,以记者的全新身份重回这片泳池,熟悉的气味瞬间将我拉回童年训练的片段:和同伴比拼憋气、打闹时拉扯对方泳镜、忙乱中将泳帽戴反……一幕幕如同老电影般在脑海回放,这大概也是每一位游泳人都经历过的年少时光。

作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“期中考试”,中国游泳队精英尽出,老中青三代选手一同发力、多点开花,交出了含金量十足的答卷。

老将徐嘉余和汪顺的坚守令人动容,前者面对质疑,不断证明自己,后者则成为了整片泳池呼声最高的选手,甚至超过了日本本土作战的运动员。这是汪顺的第五届亚运会,从16岁初登亚运赛场的青涩少年,到如今坚守赛场的老将,磕磕绊绊、缝缝补补的坚持,是他最珍贵的收获。同岁的日本名

将萩野公介以颁奖嘉宾身份为他颁奖,昔日泳池劲敌,如今一人坚守赛场,一人转身幕后,时光的对比让人感慨万千。

中生代的潘展乐、李冰洁在各自的主项上依旧保持稳定,并且在接力项目中持续发力,帮助团队站上最高领奖台。而最让人兴奋的莫过于新生代的涌现。泳池一直都是一个“自古英雄出少年”的赛场,这届亚运会,年仅13岁的于子迪已经斩获了两块金牌,没有人知道她的上限会有多高,而18岁的张展硕同样已有两块金牌入账,尤其是他在4×200米男子自由泳接力最后一棒的惊天逆转,注定会成为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个名场面。

和篮球这项充满身体对抗的团队项目不同,游泳更多时候是一场孤独的修行。所有的拼搏都藏在水面之下,那些不为人看见的划水、换气,还有每一次咬紧牙关的坚持,都是运动员日复一日枯燥训练的沉淀。

三个比赛日过后,中国泳军新老交替的格局愈发清晰。老将压阵、中坚扛旗、新星突围,老中青三代携手,在异国泳池直面东道主的强势冲击,用一次次突破、一枚枚奖牌,续写中国游泳的荣光。

从年少入水训练,到如今持笔观赛,我换了一种身份与热爱重逢。池水微凉,追梦滚烫。这片熟悉的泳池,见证过我的少年时光,更见证着中国泳军生生不息的拼搏力量。接下来的赛程,期待中国泳军继续劈波斩浪,再创佳绩。



“我们是冠军！”

来到名古屋亚运会报道第六天,中国代表团势如破竹,频频摘金。我第一次在现场见证升国旗、奏国歌,是本届亚运会属于中国三大球的这枚首金——中国女排夺冠。中国女排亚运会三连冠,队史第十次拿到亚运会冠军。在光荣的历史之夜,我想说两个小故事。

一张照片

颁奖结束后,我走进内场,先和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合了影。说来也有意思,亚运会开赛之前,我们要拍摄出征视频,编辑向我索要一些运动员采访合影。说到女排,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龚翔宇。这些年我每年都会对她做一次专访,但她常年奔赴世界各地参赛,我们的采访一直都是电话连线。就算她随队来上海打排超联赛,也只是匆匆完成采访,随后各自投入工作。女排颁奖仪式落幕后,我跟龚翔宇说:“采访了你这么多次,我们一张合影都没拍过,今天夺冠,一起拍一张吧。”她笑着回应:“好呀,拍一张。”就这样,多年的采访遗憾,在亚运夺冠之夜圆满弥补。

故事却没有就此收尾。赶去新闻发布会的路上,我翻看手机相册,发现照片里我的表情夸张突兀,龚翔宇倒是从容大方,这张照片并不适合报纸刊发。发布会结束,恰巧遇上返程的龚翔宇,我如

实说明了情况,希望能补拍一张。得知缘由,她没有丝毫架子,爽快配合。就这样,我收获了一张较为得体,可以刊发也留存着夺冠记忆的合影。

一段视频

合影之外,女排夺冠夜我还偶然记录下了一段视频,定格了中国女排新生代小将的成长力量。

这支亚运冠军队伍里,王奥芊、陈厚羽、杨舒茗三名上海籍年轻选手是首次参加亚运会。每年报道排超联赛的我,一路见证着她们的蜕变与成长。三人的成长轨迹各有不同:陈厚羽早在两年前的排超赛场就崭露头角,球风灵动;王奥芊与杨舒茗则是去年才正式代表上海队登上联赛舞台,在联赛的历练中稳步提升。

颁奖结束后,我萌生了和三位上海小将集体合影留念的想法。当时杨舒茗站在领奖台另一端,王奥芊见状连忙高声呼唤队友过来集合。我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准备拍照,却始终没能调试好拍照模式,情急之下便临时提议,不如录制一段短视频记录夺冠时刻。我们一同对着镜头高声呐喊:“我们是冠军!”我又补了一句:“上海女排加油!中国女排加油!”嘹亮的口号、青涩又热烈的笑容,定格了新生代女排队员的热血与朝气,也记录下中国排球新生力量的滚烫信仰。



特派记者手记

【程超人】

特派记者 程超 发自名古屋

“银发礼仪”这一幕,让全世界看到日本人口现实

文/新华社 岳晨星

在人们印象里,体育赛事的颁奖礼仪多为青春洋溢的年轻人。但在爱知·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颁奖仪式现场,几位白发老年志愿者手托奖牌托盘,与年轻的获奖运动健儿同台亮相,站成极具代际感的画面,也成为本届亚运会带给外界的一份独特记忆。

本届亚运会组委会志愿者部门负责人泽田良树介绍说,此次颁奖礼仪全部由志愿者担任。组委会并未对礼仪岗位设置年龄限制,既不要求必须由青年担任,也没有刻意批量安排老年志愿者值守颁奖岗位。

泽田不愿透露志愿者的招募标准,但他介绍,每个报名者可填报三个岗位志愿,组委会结合申报意向与实际需求,将志愿者分配至观众引导、竞赛运行、技术保障、贵宾接待等不同岗位。比如,有的志愿者难以承担搬运重物这类场馆重体力工作,但可以胜任仪式礼仪岗位,那么就会安排到这些岗位。

不止颁奖礼仪岗位,在本届亚运会的主媒体中心、各个竞赛场馆,随处可见老年志愿者忙碌的身影。

根据组委会公布的相关数据,本届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约有4万名志愿者,年龄从18岁至91岁不等,其中85%居住在爱知县,55%是首次参加志愿服务。九成以上承担赛事运行、运动员等人员的交通接送等服务工作,其余人员在主要车站和比赛场馆周边,为观众提供问询引导服务。

《朝日新闻》在亚运会开幕前的一篇报道中介绍,志愿者招募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起初报名人数较少,组委会为此加强了面向学生的宣传招募,最终学生约占志愿者总数的三分之一。外籍志愿者约1700人,来自约50个国家和地区,其中100多人专程赴日,在赛事期间提供志愿服务。有志愿者表示,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志愿服务体验令人难忘,因此选择再度投身亚运盛会。

礼仪人员是活动主办方形象的直观代表。事实上,多元年龄结构的志愿者队伍,并非赛事组织者刻意打造的特色,而是东道主社会现状的真实投射。据了解,日本当地年轻群体受就业、全职工作和多份兼职的时间挤压,很难腾出大块时间参与长期的赛事服务。而数量庞大且有公共服务参与传统的退休老人,正好成为填补青年人力缺口的社会力量。

9月21日恰逢日本敬老日。日本总务省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,截至9月15日,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达3624万人,占总人口比例29.6%,再创历史新高。这一数据意味着日本每10人中就有近三名老年人,在全球人口超4000万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,老龄化程度位居首位。

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,年长者主动参与社会服务,早已成为日本的常态。从街头出租车司机、园区安保、交通引导员到社区管理员,各行各业都能看到长者坚守岗位的身影。由此便不难理解,亚运赛场上银发礼仪志愿者的亮相,并非“特色展示”,而是东道主社会人口结构状况的现实写照。